

## 【all郊】夜钩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57219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572196>.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 <a href="#">Multi</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all郊</a> , <a href="#">Chong Yingbiao/Yin Jiao</a> , <a href="#">崇应彪/殷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寿郊 - Relationship</a> , <a href="#">质子团/殷郊</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寿</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3 Words: 4,678 Chapters: 1/1

## 【all郊】夜钩

by [EisaVial](#)

### Summary

人少，慕父母  
知好色，慕少艾

-

—

-

本章发郊 + 少量all郊

-

有人悄悄走进他的营帐。

在黑暗中。

殷郊躺在床榻上，昏沉、眩晕且身体阵阵发热，可能是因为今夜饮了太多醴酒，又或许是因为寒冷与创伤。——亦可能二者兼有？

他感觉到有人悄悄走进他的营帐。

带着风、雪、醴酒、篝火与暗夜的气息。

帐篷布帘被短暂掀开一角，篝火扭曲的焰光裹挟酒吵嚷声追逐黑暗闯入，张牙舞爪充盈整处空间。布帘落下，火光便畏葸潜逃，风与雪都被挡在外面，黑暗便安然爬了回来。

那个人向殷郊的床榻靠近。压抑声息——敛声屏息——但每一声呼吸都比平时更加粗重；小心翼翼——蹑手蹑脚——但每一步都听到身上盔甲相撞的细微声响。他靠近殷郊，磨磨蹭蹭、忐忑不安，如正恐惧着黑暗中潜伏有一个又一个等待人祀的厉鬼，正向他张开獠牙。他在厉鬼的獠牙下向殷郊走来。

殷郊睁着眼睛。

他头晕目眩，眼眶发热、干涩，眩晕感拖拽着他的意识昏沉下坠，然而不知为何他仍然清醒。清醒、发热、眩晕甚至是头痛。他难以入睡。

一个黑影出现在他视野边角，一点一点向他靠过来。先只是影子，然后是声音、气息。风雪与火的气息，寒冷、灼热、震颤不安。那气息如黑暗向他缠过来。

殷郊看见黑影在晦暗混沌中泛出银白色与金色的暗光，那是盔甲的颜色。殷郊身上还剩一半盔甲，另一半被燥热不适的主人解下后随意扔在床榻边的地上。影子踢到了殷郊的头盔，又或是绊到了殷郊的佩剑。一连串的杂音炸响。于是其短暂呆滞，这位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妄图悄无声息融入黑暗的幽魂——幽魂？是幽魂吗？

“姬发。”

殷郊说。

似念出了一句咒语。对着石雕、木刻、或者任何一张绘着扭曲图案的布帛，念一句咒语：一句神秘的、只有巫祭方知的、难以听清的咒语，含糊不清、念念有词，于是死物附上魂魄、生出灵智，变作活物也任由驱使。

受王孙驱使的质子堪称踉跄上前，殷郊听他的呼吸（过于粗重，如战马跋涉后的嘶鸣）、他的脚步、他盔甲撞击的声响，护膝叩在床榻边缘。“哐当”一声。披着盔甲的影子朝殷郊压过来。

‘你也喝醉了吗？’殷郊想问姬发，‘感觉是不是很好又很不好？为什么喝醉后我永远会觉得又热又昏沉？——我不讨厌这种感觉，你呢？’但最后从他胸腔中滚出一阵模糊沉闷的、混合咳嗽与喘息的笑声。

姬发的影子停在殷郊上方，用一座山、一棵树、一条瀑布将压坠下来的姿态。他的盔甲散发着寒意，冰雪似乎仍粘附在银白的甲片与金色的花纹上，然后融化、流淌，蜿蜒下渗进五脏六腑。雪水在肢体间悄然游走，与醴酒唤起的火蛇于血脉中相依相偎。

姬发的手冷得像被遗落在冰天雪地里一夜的弓，弓上的冰晶在日出时融化似露珠亦如露珠消散，手掌上的汗水却仍在，冰凉又黏腻。手指学会蛇类爬行的方式，姬发在黑暗中寻找触碰到殷郊的手指。他不满足于十指相扣，指尖仍蠢蠢欲动向手腕内攀爬。

殷郊在发热。他像是一块被烹调久了、烂熟到要在沸汤中化开的肉，绵软烂熟，无力反抗（为何要反抗？）。他有些眩晕。喝多了酒还是因为伤口？——眩晕与燥热已经压过了疼痛。殷郊不知道。

“我有些担心你。”姬发说，他的手指缠住殷郊的手指，声音里带着某种确实可看作担忧焦急的鼻音，“……你受的伤。你还好吗？”他说话时伴随着急促的低声喘息，这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声音。——可这一场战争早已经结束了。

风盘旋在外无聊地试图掀动营帐的布帘。它听倦了篝火边的自我吹嘘与夸耀，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蛰伏。篝火边，这一片雪白营帐现在最吵嚷的中心，那些银白盔甲上有金色花纹的诸侯子，围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举起玉或者骨做的酒器对饮、笑语或争执。

甘甜清澈的醴酒泼洒在地上与雪一起融化，与泥土混合成浑浊泥泞的颜色。无所谓，在煌煌火光下他们都看不明晰。亦可将泼洒在地的残酒当做祭奠了他们兄弟——死在战场上的与死在战争前的——他们中很多人其实并不会真的把对方当成兄弟。有没有谁注意到姬发消失了，他去了哪儿？还有殷郊——他们统帅的儿子，殷商的玄鸟，质子们中间的王孙，他们的王孙去了哪儿？

一个已醉的人讲了一个醉酒后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的笑话。短暂哄笑声，然后片刻寂静。风被这不同寻常的离奇之处勾引过去，放过了被帐布围拢的黑暗与安宁。它卷着雪屑在篝火边飞旋，把每个人脸上因醉意而浮上的血色都吹散拂尽。

“姬发他——”咬牙切齿，又不知道从何处传来一声嗤笑，终至含恨收声，归于宁静。身处篝火光芒中的人看不清黑暗里发生的事。帐篷围起，布帘垂下，此非幕天席地。躺在黑暗里昏昏沉沉的殷郊倒是能在视野边角捕捉到一抹穿透帐篷传来的薄薄火光。他们还在那儿？王孙迟钝地想。还在喝酒、吵闹、恨不得永远不要天亮？

贴在他侧脸上的手指打断了殷郊的思绪。不成片的意识，打断了就再难聚合，碎片破碎纷飞，在醉意与高热中浮沉。姬发的手指抚摸着他的侧脸，止血但仍未愈合的伤疤没有传来疼痛，只有热、痒、肿胀与麻木。姬发的手指比装药的玉盒都要寒冷。殷郊下意识地用侧脸摩挲姬发的手指，希望能缓解此刻正盘踞在他周身不肯离去的燥热。姬发缓缓地抚摸着殷郊侧脸上的伤疤。

“……痒。”殷郊咕哝着。没有避开，他没有力气避开，也没有意识到还能避开。姬发一只手与他的手交缠，另一手抚摸着他的侧脸。姬发跪在他的床榻上——差不多也是跪在他身上，压下来。铠甲上残留的寒冷与呼吸的灼热包裹住了他。

殷郊感觉不到他受的伤是否仍在疼痛。脸上的鞭痕——来自他的父亲；肩头的箭疤与手臂的剑伤——来自于他的敌人。他的父亲竟同他的敌人给了他一样的东西。它们在热意中迟钝、麻木，随心跳膨胀收缩，不像伤疤倒像是某种古怪的、受诅咒产生的肉瘤。令人怀疑割开它们能不能剩下一团能自顾自跳动的血肉。

姬发俯身，身影如一座山、一棵树、一条瀑布在殷郊身上悬浮。姬发的侧脸贴住殷郊的侧脸。他似是想与殷郊共同承受一道伤疤与一份痛苦。殷郊听到河水流淌的声音，那似乎是血液在体内流动，或是他的魂魄飞到了淇水岸边，朝歌就在近前？

“还疼吗？”姬发低声问。

“……不。但好痒，而且热。”殷郊小声回答。

质子便为王孙挑开衣袍的系带。

御寒所用的一层又一层丝衣在出汗后成了热意的帮凶，何况还有盔甲挂在殷郊的肩臂、胸膛与腰腹上。同样的盔甲，可能王孙的要更加精细华美一些，但仍然是一样的解开方式。它们也早被嫌热的王孙解去大半。姬发揭开那些冰冷的、坚硬的、银白中带着金色花纹的甲片，像是很久之前他尝试拨开青色麦穗的种皮。‘还不到时间。’记忆中模糊的声音提醒他，教导他麦子还未成熟，青色的麦粒虽已经饱满但表皮仍与穗实粘粘。需要待到它变成金黄色，只需要在手中轻轻揉搓就能脱去外壳。

殷郊在出汗。汗水湿滑黏腻，附着在高热的躯体上。他因束缚解除而获得短暂喘息之机。姬发摸索着触碰到他受伤的手臂与肩头，小心翼翼，害怕给殷郊带去更多的疼痛，又总疑心手上的湿痕会是血水。姬发更小心地俯身向下——膝盖与腿用力，不能直接压下去——他没有闻到血的味道。他的呼吸轻柔地吹过殷郊的皮肤，殷郊开始感觉不只是伤痕处在变痒变热。

“姬发，姬发。”殷郊笑起来，他在床榻上、在姬发的身体下挣扎扭动。又湿又热的身体让姬发想起西岐春时饱饮春雨后的土地，晴日照着它令它温暖，而雨水则让它松软、湿润也显得更为肥沃。真的有那样的土地吗？离家太久，他其实也记不太清了。“……你想干什么？”殷郊艰难抬起手臂，手指勾住姬发腰带上的玉钩。眩晕感与醉意的虚幻充盈盘踞在殷郊的魂魄中，让他的吐息都同样变得带有令人头脑昏沉的神力，“你想干什么，姬发？”

姬发眨了眨眼睛。

“我……”

营帐内并不是完全黑暗的。一点微薄的火光，穿透自帐篷外篝火处传来。布帘在风中微微飘动，火光便跟随每一点儿扩大的缝隙挤占黑暗的容身之处。还有雪。积雪也在闪烁月一样的光华。

姬发低头。在晦暗混沌的夜色中，他看到殷郊躺在他的身下。

玉钩向下拉扯。

姬发解开自己的盔甲。那些冰冷的、坚硬的、银白中带着金色花纹的甲片被抛下床榻，“哐当”一声，四处散落。紧接着还有布帛被撕扯的声音。恰似野兽撕扯着另一只野兽的皮毛，撕扯，啃噬，终至血肉裸呈。殷郊神思混沌，一应茫然。他不知道会要发生什么，他真的不知道会要发生什么？姬发炙热滚烫的吐息在他胸膛上流淌。殷郊有些难耐地挣扎起来。姬发压在他身上，脸埋在他的颈窝，鼻尖蹭着他侧脸的鞭痕。

“殷郊……”姬发的吐息拂过殷郊的耳畔，“殷郊，我——”

“热。”殷郊抱怨着。

姬发抚过殷郊的胸膛，柔韧肌肉上汗水淋漓，他的手指下陷聚拢，手指下紧实的皮肉因汗水湿滑而自指间滑走。姬发的手指冰冷得像埋在冰雪里的弓。但对殷郊来说这刚刚好，殷郊在黑暗中忍受着眩晕、头痛与燥热，现在终于感受到姬发身上传来的凉意。对方围在篝火旁吹了太久的风，于是把风雪也带到了他面前。这种风雪令殷郊愉悦。

殷郊昏昏沉沉地向姬发靠近，或是把他扯到自己身边。他想共享姬发此时的体温。姬发也柔顺地贴近他。但很快这阵凉意展现了真容，又或是冰雪正飞速融化。姬发也是热的，他的呼吸滚烫，肉体灼热，贴着殷郊时胸膛内奋力搏动的的心脏一股股泵出高热的血液，那股热意经过他们紧贴的皮肤也来到殷郊身上胡作非为。姬发的指尖更带着一簇簇火。手指在殷郊的身体上躁动不安地游弋，那一簇簇火苗也在殷郊身体上生根发芽、席卷燃烧。殷郊难耐地仰起头喘息，醉意让他的一应感知都变得迟钝，却唯独放大了快感与欲望。酥麻感在肉体与肉体的厮磨间侵袭着殷郊的神志。他恍惚觉得姬发抚摸着他的力气越来越大，也压得他越来越紧，他们都将要因此嵌合一处。

他们从很久以前开始就这样亲密（哪些他们？除了姬发之外？）。殷寿说来到朝歌的质子都是他的儿子，所以他们也都是殷郊的兄弟。血脉相连，亦在战场上同生共死。兄弟会这样吗？殷郊不知道——他其实没有兄弟。他也不大记得最开始是谁。他们从孩童长成少年，又从少年转向男人。种子发芽就是如此。春日依约而来，每一个春夜都潮湿而高热。兽物躁动不安，草木饱饮雨露亦发疯般生长。他的兄弟紧紧贴着他。风吹过草叶与草叶相互磨蹭（沙沙作响）。姬发紧紧贴住他。

一片柔软湿润的东西贴在殷郊胸膛上。殷郊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喘。姬发吻着殷郊的心口，那里趴着一条陈年旧伤疤，姬发吻着愈合后凹凸不平的瘢痕，鼻尖压入柔韧丰厚的胸肉间，姬发尝到了汗水的咸味与肉体滚烫熟透了的气息。姬发回忆起野兽是如何吞噬猎物的血肉，撕开皮毛、亮出利齿、牙刃顶住皮肉下压，割开皮肤后就能享用柔软的肉与甘美的血。姬发一口咬在殷郊的胸膛上。他的齿尖嵌入殷郊滚烫的肌肤，他感觉得到殷郊的心脏就在他的齿下有力地搏动，殷郊的血就在他的齿下哗哗流淌。他想咬下去。姬发想。就像是野兽吃掉另一只兽物，剥皮拆骨、食肉饮血，他什么都不会浪费剩下，于是便能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从此永不分开。“有点疼。”殷郊恍惚着向他抱怨，手指缠着他的手指，“你想吃了我吗？”姬发松开牙齿，换上舌尖。舌尖舔舐齿痕、伤疤与汗珠，一点点描摹过这句柔软、湿润而丰润的身体。殷郊颤抖起来。

姬发已记不太清西岐的土地。那些无边无际的麦田到底是怎样的沃土？除了雨水还用什么方法灌溉？或许朝歌城外的农田与密林也并不逊色，但他从未真切地接近过它们。他在质子

营的营房，看着坚实的硬土、规整的营帐与尖锐寒冷的兵器。还有殷郊。他在殷郊身边。他们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质子与王孙一同去纵马涉猎。淇水汤汤、浩浩荡荡，起伏拍岸的水波浸透岸畔的浅滩，苇草与蒹葭丛生，飞鸟轻盈来去，里面应有一只会是自天降而生商的玄鸟。那儿的土壤同样绵软湿润。姬发想象着水流是如何将其浸透的。殷郊也被汗水与欲望浸透了。

姬发进入的时候殷郊柔软得像是所有滋生草木的肥沃土地。殷商王孙高大、强壮、丰穰的躯体在姬发身体下剧烈震颤，因痛苦还是快感？姬发听到殷郊的喘息声。他停下来，俯身想去用侧脸蹭殷郊的侧脸。殷郊的腿紧紧靠着姬发的腰侧，每一寸肌肉都紧绷起来，姬发扶住殷郊的腿弯。他俯身下去，却是去吻殷郊的眼下。殷郊的手臂艰难地攀住姬发的脊背，这个姿势让他的双腿不知廉耻地张开，放任姬发能更深更彻底地进入他。姬发舔了舔殷郊脸侧的伤痕。

神魂失散，五感沦亡。眩晕、燥热、情欲笼罩着他们——低喘声把风吓走，篝火微茫的火光都已凝滞不动，在帐外专心致志地窥伺。殷郊有一种将被从内到外撕裂撑开的错觉。他的手臂环绕着姬发的脊背，姬发压在他的身上跪在他双腿间。躯体交缠嵌合撞动，每一下都想要与对方同归于尽然后碎片融合作一个新的个体。殷郊的魂魄在喘息与颤抖中沉浮不定，但它在上升，殷郊知道。因为伤处的疼痛消失了，战争给他的痛苦消失了。不是变得麻木迟钝，它们在破碎消融。或许是被姬发分担、又或是他正在经受新的痛苦。——只是他感受到更多的是快感？殷郊感觉自己的魂魄在上升。

情欲与快感抬着他的魂魄升浮，脱离床榻这方寸之地，脱离这处安静狭窄的帐篷，脱离这片矗立在冰天雪地中的营帐。它一直上升、上升——到笼罩一切的夜幕之上。那里一切都消失了，看不见星星与月亮，也看不见地面篝火的微光。可能夜幕是玄鸟的羽翅，庇佑且放纵着殷商的王孙享有一夜欢愉。一切都消失殆尽。

殷郊什么也看不到了。只剩肉体自发的震颤，怎么分辨他到底在哭还是在笑？姬发压着他，吻住他的口唇让他的喘息呻吟与尖叫都被堵回喉咙里。

这个夜晚似乎永远不会过去。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